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九六二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 本冊目次

## 經濟類編(三)

清 馮馮  
援琦 等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明 馮琦馮瑗 撰

武功一

名將三十二則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為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勤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今之將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瑕

校對官侍讀臣張 燉

謄錄監生臣魏絳曾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

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秦伐韓軍于闕與趙王召廉頗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馬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

趙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闊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厯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厯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厯曰請就鉄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厯復請諫曰先據北

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圍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貳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子頓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兵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

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四

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蕲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于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五

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軍遂降漢文帝時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匈奴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文帝至又不得入於是文

帝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聞

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製而

虛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

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孝文且

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

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

可制上許之亞夫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

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

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

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

食道吳兵乏糧饑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

擾亂至于帳下亞夫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

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

既饑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

軍與壯士數十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

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經濱類編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七

為是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

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

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

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馬上望

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胡騎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其壯而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驃騎將軍霍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餓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城蹋鞠事多此類自四年軍後三年卒天子悼之子嬗少武帝愛之幸其壯而將之

晉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讒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耽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

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唐玄宗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橐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諜人伺其間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司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玄宗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于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不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于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郭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謾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謾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

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辭領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顧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憲宗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婦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王叡將略篇 炀毅子曰昔祝其之會仲尼云夫有文德者必有武備遂斬菜人頭足異處故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是以古之儒者服逢掖之衣頂章甫之冠佩環

玦負櫛劙近代文儒恥言兵事苟或議及則僉謂之亮人今以翠華去艷鷄黃屋輶堯心率土之濱莫寧啓處方可論兵粗議將略矣且自罹亂以來儒道既息武弁是崇然而將帥多以勇力爭強少有精練兵機而懷謀策者所謂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迭相吞噬適足以塗炭生靈構怨結禍夫兵之成敗在將帥之器能各有限劑須定等差淮陰侯與漢高祖論絳灌以下用兵多少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衆所謂能將將不能將兵夫高祖之雄才大略尚如此況其下哉楚子玉賢大夫也亦不能越三百乘是以王翦能將六十萬而李牧不能二十萬此方見將帥才器之大小也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襲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蠻無所施其毒蠻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其正以待敵整衡軸以攻險兵法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如脫鬼敵不及距此兵之要也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

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母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筭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噲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內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參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十四

三將軍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充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卒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闖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帝王宜開英鑒審將帥之器量文武之才則崇勲大業庶幾可立夫宰制山河割疆宇舉大綱則易定滋

苛細則難安故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剏蜀決沈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將帥之

宏規也安危之機存亡之要審諸將略可見微焉

後唐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

風可為將唐主乃以為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于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朱匡業代之弘冀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十五

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趨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于港

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于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後漢史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

立撃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鄆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

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大帥吾屬何賴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潞遷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

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証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

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瞻右衛大將軍以

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瞻等歎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索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彬疾真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卷五十五

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為宋良將第一

潘美既敗于飛狐議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

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竭谷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趺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欽定四庫全書

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彊弩以

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于路業至斜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

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  
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  
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實迪望見袍影射  
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馬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  
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  
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

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  
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

將吏聞業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  
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  
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  
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  
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五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  
存帝嘗勑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  
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青為人  
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  
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  
先者故數有功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詣青獻之  
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  
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  
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  
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  
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卧病檄  
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  
得人死力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

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  
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  
不煩縣官益兵增餉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  
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患及卒青潤及環人皆畫  
像祠之

蘊洵心術篇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

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  
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  
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  
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  
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  
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  
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  
欽定四庫全書

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  
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  
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  
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  
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  
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  
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  
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

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  
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

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

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

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

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

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

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

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箋當猛虎奮呼而操擊

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如此者可以將矣

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

子攀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

有餘矣

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

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

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蘄王謚忠武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

皆隨姓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

吳玠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檢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韓世忠性慤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資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

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

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

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與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

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

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獎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

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卷五十五

五

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幕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兵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

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吳璘剛勇喜大節略奇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勝

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馴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官兵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  
卷五十五

五

孟珙忠君愛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懼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馭將 四十三則

漢王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